

白髮老兵 歲月憶往——

獨孤里橋之役

· 楊惠嘉 ·

歲寒天暮，客居異鄉，觀賞中國大陸中央電視臺現場實況傳播節目，地點是福建省汕頭港區，其背景是一艘萬噸以上的大貨輪，但不是節目的精彩吸引了我，而是那艘停泊在港灣中的大貨輪，頓時讓我時空回轉，一下子跌入了塵封將近一個甲子的回憶中。

那時我才二十二歲，剛自岡山空軍官校三十二期戰鬥科畢業，分發到南臺灣屏東空軍第三驅逐大隊見習，期滿後編入空軍第二十八中隊任中尉飛行官，駕駛的機種是P-51雷霆式螺旋槳戰鬥轟炸機，剛完訓的我，藝不高卻人膽大，但實際上是隻又嫩又青澀，名副其實的小菜鳥。

從一九五二年後，我政府已全部撤離大陸，但最高當局仍念念不忘反攻，整軍經武，綜觀三軍中也只有我們空軍，幾乎是從大陸全身而退，沒有什麼重大損失。而大陸方面空軍尚未成形，所以我空軍仍監控臺灣海峽及大陸東南沿海，而我政府也向國際

宣布，臺灣海峽已列為我軍事管制區，大陸東南沿海各港口亦被封鎖，不允許任何國家船隻進入資助大陸政府，違令者我海空軍將斷然予以擊沉，而我空軍則是每日定期偵巡大陸東南沿海，從無間斷。

大約是民國四十五年六月間（即一九五六年，詳細日期，因年代久遠無法記得了），一個清晨約兩點左右，我被值日官叫醒，說有緊急任務要，我立即起床赴作戰組聽取任務提示。該次為兩機偵查任務，領隊是分隊長李彤村上尉（官校二十六期），提示由作戰組長趙襄國上校親自主持，重點如下：空總轉來情資，有籍屬英國萬噸級貨輪乙艘，日前資匪並已駛入福建省汕頭港，今由李分隊長率機兩架，主要任務為偵查該貨輪是否屬於英國及其確切停泊位置，證實後立即返航，將情資轉呈國防部。任務提示結束前，趙組長最後加上一句，任務完成「有賞」，這一句話讓我頓感此次任務非比尋常。

隨之，是氣象提示，沿途天氣良好，目標區清晨雖有薄霧，但能見度極佳，汕頭港兩百哩半徑內之所有敵軍基地，均無敵機進駐，無任何空中敵情顧慮，而汕頭區內敵之地對空火力雖一定有，但無確切情資，必須看當時情況，小心應付，任務提示完畢後，李分隊長和我各領了逃命袋一份（內有當時大陸人民遠走他鄉必須要有路綫、服裝、人民幣及乾糧等，萬一迫降大陸，可供逃脫暫時活命，而免被共軍俘虜）。

此時已約清晨四時，疏開戰鬥隊形試槍後，向西直奔汕頭而去。夏日天亮較早，一小時後的晨曦中，大陸海岸已清晰可見，遠山近河，四處炊煙，在薄霧中顯得分外寧靜，我倆慢慢降低高度，轉向汕頭港右側，以五百呎低空進入大陸，按照我們預定計畫，在汕頭港區右側前飛約三十哩左右，再低空左轉從港區內側，一前一後，李分隊長在左，我在右，以最低安全約五十呎超低空高度，由港區內側衝向海外，如果真有英籍貨輪，應該在我兩機當中，我們都可以清楚看到，不會遺漏。而我倆方向是由西向東，此時大約清晨六時，旭日東昇，祥光萬丈，光耀奪目的初昇驕陽，讓共軍對空射擊的槍砲手眼花撩亂、睜

不開眼，也瞄不準目標。

李分隊長在臨上機前告訴我，我們由內港向外海飛，也就是由西向東，當時我只是點頭並未深思其中道理，此時才瞭解到薑是老的辣，不得不佩服他的老謀深算；讓東昇的刺目陽光，照向共軍槍砲手的眼，我們已經先佔了「天時地利」，另外我倆萬一被共軍地面砲火擊中，港區不大，在高速下也可飄至外海迫降，我海空軍都可前來救援，但如由東向西，迫降港內或陸上，則是死路一條。

此刻我們的飛行高度已是低得不能再低了，飛機發動機的螺旋槳幾乎快要打到水面，我前面不遠有漁船乙艘，漁夫們見我向他們衝來，嚇得三、五人統統要跳入海中。這時我們已飛進汕頭港區，港灣左右兩側均係高地，都有高砲及機槍設防，對突然飛來的兩架國民黨戰鬥機，可以清楚看到這些槍砲手，驚慌失措急忙奔入陣地，剎時間硝煙四起，晨曦薄霧中，清楚看到紅紅彈火中，夾雜著五光十色美麗的曳光彈，像幾十條金蛇在我座艙罩上飛來舞去，我當時沒有絲毫害怕，但突然想起「最危險的地方，不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嗎？」，如果再飛低一點，當然是更危險，稍有不慎，飛機就會碰到水面而完蛋，但是敵

軍左右兩側高地的地對空火力，卻也會因此不敢瞄準我們攻擊。因為港灣的空間不是很遼闊，如果飛得低，對準我們開砲就會打到對岸的自己，更會打到停泊在港灣中的大小船舶；這真是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只有不怕死才會不死的最佳驗證。

在這漫天飛舞的硝煙和曳光彈中，我倆是在用我們的生命，在指揮共軍們表演這場在晨曦中漂亮、精彩的火樹銀花，幾十秒鐘瞬間即逝，停在港灣中的龐然大物英籍貨輪，突然在我和李隊長中間出現，懸有英國旗幟，無容置疑就是我們主要的目標。這時我倆已飛抵港灣出海口，硝煙彈雨已被拋在我們後方，未辱使命，此行任務圓滿達成，緊張心情逐漸平服，那寂靜了二十多分鐘的無線電，傳來李分隊長沉穩的聲音：「爬高到兩千呎，仔細檢查飛機油量。及有否中彈受傷？如一切正常，保持疏開戰鬥隊形，回家！」，我仔細檢查所有飛機儀表及油量，一切正常，看來是我們戰術運用成功，讓敵人白白耗費了幾十萬發彈藥。

此時東方大白，乘著初昇朝陽，一小時三十五分鐘後，安降屏東機場，並向作戰組任務回報，告知該貨輪實屬英籍，且停泊在汕頭港中，任務

已圓滿達成。當日我空軍第三大隊，在空軍總部命令下，由副大隊長張省三中校（官校九期）率領，立即出動十六架T-28戰鬥轟炸機，每機攜掛五百磅炸彈兩枚，飛至汕頭港，執行我政府對大陸東南沿海各海港封鎖令，對資匪外輪予以擊沉。

據當日凱歌歸來的學長們描述，第八中隊分隊長但功淅少校（官校二十四期），兩枚各五百磅的炸彈直接命中，英籍貨輪已半沉於汕頭港中，事後據英國國家廣播電臺（BBC）報導，英方曾向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並告上了聯合國，但因中、英雙方已無外交關係，最後也不了之了，可是其震攝威力，影響深遠，之後並阻止了不少意欲以海運「資匪」國家的意願。後來，又有俄籍郵輪「陶普斯號」硬闖臺灣海峽，被我海空軍押回臺灣高雄，震驚國際的事件。

同（民國四十五）年九月三日，我被選赴臺北參加九三軍人節「三軍有功人員表揚大會」，會後休假三日，期間曾赴北市西門町某電影院觀賞由英俊小生威廉荷頓與美豔女星葛麗絲凱莉主演的「獨孤里橋之役」，故事描述韓戰中期，美航母飛行員（由威廉荷頓飾演）率兩戰機轟炸北韓某山谷中地形極為險要之鐵路大橋乙座

。當看到威廉俯衝進入山谷轟炸鐵橋時，兩旁山谷中北韓的防空火力雷霆萬鈞，槍林彈雨，曳光彈上下左右穿梭飛舞，硝煙瀰漫，加上影片中五光十色特殊音光效果，讓我突人跌入夏季中在汕頭港被共軍地面火炮射擊的相似情景，感同身受，當然我們是全身而退，而電影的結局則是令人唏噓，悲劇收場！

但在那次的偵巡任務中，卻也再次印證了我們軍人常常講的那些千古箴言——「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置之死地而後生」與「只有不怕死，才會不死」。



本刊八八五期（一〇三年二月號）「空小憶往——難忘的軍車接送情」一文中，第十七頁

，「每天聯隊部會調派車輛中隊的十噸大卡車……」，文中所述「十噸大卡車」應為「十輪大卡車」，本刊校稿時未注意，特此更正，並向作者及讀者致歉。尚祈見諒！

本刊在此感謝作者高興華先生來函指正。

空軍司令部文宣心戰組敬上

印度阿格拉紅堡

· 北雁 ·

一個奇景接一個奇景，一個驚嘆接一個驚嘆，阿格拉紅堡氣勢磅礴，雄偉壯觀，紅色砂岩閃爍著震撼性美感。

巨型堡壘熊抱著城垣，布滿槍眼，雙重護城河，莫測高深，形若天塹，讓敵人望而生畏，心顫膽寒。

紅堡宮殿群，巍巍聳立，光輝燦爛，為印度蒙兀兒王朝，三代君王所建，風格、造型融合印度傳統，及回教文化，但色調材質因喜愛不同，形成紅白相間，呈現出另一種抒情美感。宮殿迴廊互相連接重疊，行走其間眼花撩亂。

紅堡萬鏡宮最為奇特罕見，牆壁和穹頂，裝飾著無數的鏡面，光線互相反射，宛如魔術變換。

卡斯殿南北館平臺，建有八角形瞭望塔，國王沙賈汗晚年遭兒子幽禁，只能靠八角亭遙望泰姬瑪哈陵，令人感嘆！

註：泰姬瑪哈陵，係沙賈王為其愛妃所建，離紅堡兩千多公尺，今為世界七大奇景。